

殷譯「到奴役之路」指瑕

——以第一章為例

·王寬和·

書名：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作者：奧國·海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譯者：殷海光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日期：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壹、這是一部「未
完成的譯稿」

殷海光教授所譯的「到奴役之

路」原先由文星書店出版，文星書店結束營業後，改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兩種版本之間雖然相隔很多年，可是，由於後面那個版本係根據前一版本照相重印，所以內容

完全相同。

「到奴役之路」係海耶克作品中，最早被譯成中文的一部。這本書雖是海耶克唯一的「通俗作品」，可是，對於不甚瞭解自由市場經濟學及其哲學基礎的讀者而言，要通曉這本書的精義，其實並不容易。不過，由於當時國內自由主義者的努力，這本書居然也成為一部中等知名度的名著。而海耶克其他更為精深的社會哲學著作（如周德偉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自由的憲章」），今天在國內還擁有一定數目的讀者，這點實應歸功於此一譯本的開風氣之先。

殷教授在這個譯本的「自序」中指出：

當我對「到奴役之路」作「譯註」時，我說是「翻譯」。照我現在看來，這個說法有些欠妥。雖然，我借來的「到奴役之路」原書因早已歸還原主以致無法將原文和「譯文」查對，可是，我現在覺得有些地方不能算是嚴格的翻譯，只能算是意譯；還有節譯的情形，也有幾章未譯。

（自序 5—6 頁）

海耶克原著包括「導論」（

Introduction）在內共十七章，殷教授僅譯出十一章，而這十一章中，又有六章是節譯的。難怪殷教授要在「自序」中說：現在，我只能把本書叫做「到奴役之路」的「述要」。

事實上，稱這本書為「述要」是不很貼切的。筆者認為，這本書應該是一部「未完成的譯稿」。因為，此書如果真是一本「述要」的話，則照理講它應該是整本原著的濃縮。就算情況不允許全書節譯，它至少也應該是依照原著內容的重要性順序剪裁而成的——簡言之，它應該是由比較重要的那幾章所構成的。可是，殷教授所譯的十一章，不管在內容上或順序上，正好都是原著的前十一章，足見殷教授在翻譯此書時，除將「導論」刪去不譯外，並未下工夫去對原著的主要內容作取捨的工作。從這個角度看來，殷教授原先似乎有意將整本書翻譯出來，可是却因故一直未能如願，致使這個譯本始終停留在「未完成」的階段。

這個譯本想必是在十分匆促的情況下出版的。因為，撇開沒有譯出的其他幾章不談，殷教授竟連短短一千字左右的「結論」都沒有翻譯出來，使得這一個譯本變成一部有頭無尾的書。另外還有一點也

可以證明這本書出版時的倉促。海耶克的英文向以精確嚴謹見稱，可是筆者在閱讀殷教授的譯文時，却發現有很多地方意義相當含糊，難以瞭解，更有一些句子與上下文聯貫不起來。這些顯然是譯錯，或者是譯得不精確的地方，殷教授在此一譯本付印之前，竟未及時加以改正，實在是一項很大的缺憾。

由於時間的關係，筆者只拿中譯本的第一章與英文原本對照閱讀。筆者所以要在此列舉殷教授譯文中值得商榷之處，本意不在批評殷教授的譯筆，而是希望能幫助讀者克服閱讀本書時所遭遇的部份窒礙。當然，傳記文學出版社若能委託專家將這個譯本澈底校訂過，甚至將殷教授未譯的部份補全，則是再理想不過的。

貳、「第一章」內容述要

在逐條討論殷教授譯文之前，讓我們先概略瞭解「到奴役之路」第一章的內容。這章的標題為“The Abandoned Road”，殷譯「放棄了的道路」。海耶克這本書完成於一九四四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時，社會主義在英國日益得勢，而自由主義則日趨

式微，竟成為一條杳無人跡的「荒路」。在海耶克眼中，自由主義所揭櫫的種種原則與理想，乃是西方文明最足珍視的特產。英、美及西歐諸低地國（Low Countries，即今之荷蘭、盧森堡、比利時），乃係自由主義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幾個據點。然而，英、美兩國却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緩緩地步上社會主義之路，而使「真正的自由主義社會」成為歷史的陳蹟。社會主義係蘊涵在西方文明中的另一股思潮。它雖非發源於德國，可是却於以一九〇〇年為中途點的五十年間，在德國蓬勃發展，並達到巔峯狀態。據海耶克的看法，這段期間社會主義的盛行，是造成納粹得勢的最大因素。英、美兩國為要維護西方文明中最寶貴的自由傳統，而與納粹、法西斯作戰，可是自己却懵然無知地從一九三一年起，加緊了邁向社會主義的步調。這是目前西方文明所面臨的一項無比重大的危機。

參、可商榷之處的舉例與討論

現在，讓我們開始討論殷教授譯本中值得商榷的一些地方。

除「結論」一章外，海耶克在

每一章的開頭都引用一句或兩句別人的話。第一章所引的是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FDR）的話：“...not that the system of free enterprise for profit has failed in this generation, but that it has not yet been tried.”。殷教授譯為：「自由制度在這一代並未失敗，祇不過未曾嘗試而已。」這句譯文漏了「企業」二字。「自由制度」與「自由企業制度」範圍畢竟有很大的不同。

第七頁第一至二行：「這種種過惡，是被我們與過去歲月的野蠻主義聯繫起來的。」這個句子的原文為：“(…we find ourselves threatened by) evils associated by us with past ages of barbarism…” 精確的翻譯應該是：「……一些令我們聯想到歷史上種種野蠻事物的過惡……」

第七頁第八至九行：「而且，在我們重行走上較佳的道路以前，邪惡的勢力征服了我們，那末我們不是會成為邪惡勢力底犧牲品嗎？」這個句子的原文為：“is it not clear……that we are the victims of some evil power which must be conquered before we can resume the road to better things?” 精確

的翻譯應該是：「我們是某種邪惡勢力的犧牲品，而我們惟有先征服此一邪惡的勢力，始能重新邁向更美好的事物，這豈不是很明顯的事實嗎？」

第七頁第十一至十二行：「無論我們把這個時代的罪徒叫做什麼，無論我們與這些罪徒怎樣不同……」這個句子的原文為：“However much we may differ when we name the culprit……” 正確的翻譯應該是：「不管我們對這個罪犯的稱呼是何等的不同……」

第八頁第七至八行：「並且，由於極權制度之創立而登峯造極的許多趨勢，並不限於目前陷入極權制度之下的國度中才有。」這一段的原文為：“……and that the tendencies which have culminated in the creation of the totalitarian systems were not confined to the countries which have succumbed to them.” 正確的翻譯應該是：「那些最終將會造成極權制度的趨勢，並非僅僅存在於那些業已向它們（趨勢）屈服的國家裏。」

第八頁第十一至十二行：「現在，我們不容易認為德國和意大利或蘇俄不是與我們在不同的世界中

；我們以為他們是在與我們相同的世界中的思想發展之產物。」這段
 的原文為：“Now, it is somewhat difficult to think of Germany and Italy, or of Russia, not as different worlds but as products of a development of thought in which we have shared……” 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目前，我們往往把德國與意大利，或者把蘇俄，視為不同的世界，我們往往不承認，他們和我們一樣，是同一思想發展過程下的產物。」

第九頁第十五行至第十頁第二行：「這個問題真正嚴重之點是，不獨近年來我們在物質建設方面有著重大的改變，而且這些改變表示我們底觀念演進底方向也完全改變，我們底社會秩序演進底方向也完全改變。可是，這些方面的改變，依然很少人察覺到。」原文：“The crucial point of which our people are still so little aware is, however, not merely the magnitude of the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during the last generation but the fact that they mean a complete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evolu-

tion of our ideas and social order.” 殷譯有三處錯誤：「近年來」應譯為「近三十年來」；「在物質建設方面」七字不僅是多餘的，而且具誤導性；「依然很少人察覺到」的並非「這些方面的改變」，而是「這個問題真正嚴重之點」。

第十頁第三至六行：「近年來
 的趨勢帶給我們甚高的希望和雄心，但結果却使我們面對極權主義的恐怖了。於是這一社會主義的趨勢很深刻地震撼著我們這個時代。可是，我們依然不願意把我們觀念底改變與當前的恐怖二者聯繫起來，我們不認為二者有因果關係。」原文：“That this movement on which we have entered with such high hopes and ambitions should have brought us face to face with the totalitarian horror has come as a profound shock to this generation, which still refuses to connect the two facts.” 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當初我們滿懷希望與雄心去參與的這個趨勢，結果竟然使我們面對極權主義的恐怖，這項事實對於仍然不願將上述兩項事實聯繫在一起的我們這一代而言，是一項莫大的震撼。」

第十一頁第七行：「自文藝復興以來，近代人是從這一文明裏成長的……」原文：“…… that civilization which modern man had built up from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精確的翻譯應該是：「自文藝復興以來，近代人所建立的那個文明…」

第十二頁第四至六行：「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社會制度逐漸從嚴格的階層組織轉化而成各個人至少可以自定其生活方式的制度……這種轉變，是與商業發達有密切關聯的。」這段殷譯文中，「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九字是殷教授自己加的。筆者認為這個年代應往前追溯至十四、十五世紀。

第十二頁第十二至十三行：「可是，在歐洲大陸底中心地區，經常發生戰亂，並且有強大的政治壓力存在；這使得與英國相似的自由果實不能早早成長。」原文：“… the center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where devastating wars and political oppression had largely submerged the earlier beginnings of a similar growth.” 這段話的上文為：文藝復興時代的新人生觀隨著商業而由意大利北部的商業城市經法國及德國西南部，向西歐幾個

低地國及英國擴張。這種新人生觀在低地國及英國經過長時間的蓬勃發展後，於十七世紀末及十八世紀傳回歐洲的中心地帶。這裏所討論的句子乃是指新人生觀初次由意大利傳到歐洲的中心地帶時，不停的戰亂與政治上的高壓（十五、十六世紀）使得自由的幼苗無法成長茁壯。殷教授大概是沒有注意到海耶克特為這個句子而加的註腳，所以才會誤解句子裏的那個“earlier”，而造成年代上的嚴重錯誤。

第十三頁第五至六行：「解放個人能力之最大的結果，也許就是產生了科學。」原文：“Perhaps the greatest result of the unchaining of individual energies was the marvelous growth of science……”殷教授把「科學的驚人成長」譯成「產生了科學」，相當不精確。

第十三頁第十五行至第十四頁第一至二行：「研究經驗科學必須訴諸觀察與試驗。如果有人發現一項試驗對於他是有危險的話，他可以終止這一試驗，而用另外的方法去試驗。祇有每樣東西都可付諸試驗，科學才會有進步。復次，愈是不受外界干擾，大家信任學術權威來發展學術，科學才愈會有進步。」原文：“……only since ev-

everything could be tried—if somebody could be found to back it at his own risk—and, it should be added, as often as not from outside the authorities officially intrusted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 has science made the great strides……” 正確的翻譯應該是：「……惟有每一樣事情都可加以試驗——只要有人自願擔風險去支持它的話——另外，必須附帶提到的一點是，這些試驗不當由負責學術研究工作的官方機構一手包辦，惟有這樣，科學才會長足發展。」

第十四頁第八至九行：「一旦加於人類才智自由發展的枷鎖移除了，人類便可迅速努力，從事發明製造，以滿足大量的需求。」原文：“Wherever the barriers to the free exercise of human ingenuity were removed, man became rapidly able to satisfy ever widening ranges of desire.” 海耶克在緊接著下來的句子裏使用 “the general advance”（全面性的進步）一詞，所以殷教授這段只著重於物質進步的「意譯」是不精確的。

第十四頁第十三行：「而且現

在個人主義弄出許多顯著的毛病。」原文：“(We cannot do justice to this astonishing growth if we measure it by our present standards, which themselves result from this growth) and now make many defects obvious.” 這句話正確的意思應該是：如果我們以目前（二十世紀）的標準來衡量（十九世紀個人主義的）這一驚人的成長，當然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許多缺陷。

第十六頁第四至五行：「違背大多數人底利益以換取少數人底利益，這種辦法所引起的害處往往比較間接，而且不易看出。同時，有些自由主義者以為許多鐵定如山的法則可以產生效果。」原文：“Against the innumerable interests which could show that particular measures would confer immediate and obvious benefits on some, while the harm they caused was much more indirect and difficult to see, nothing short of some hard-and-fast rule would have been effective.” 正確的譯文應為：「我們可以從極多事情看出，特定的某些措施可使一些人獲得直接而又明顯的利益，

而它們所造成的害處則遠為間接，且不易看出。在對付這種事情時，採取具有一套確定法則的措施相當有效。」

第十六頁第八至九行：「顯然，許多提倡自由原則的人如果抱持這種態度，那末他們底主張一旦深入某些方面的話，便會立即整個行不通的。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結果。」原文：“But with this attitude taken by many popularizers of the liberal doctrine, it was almost inevitable that, once their position was penetrated at some points, it should soon collapse as a whole.” 殷教授沒有注意到“was penetrated”（被突破）是被動式，而譯成「深入」，相當不精確。

第十六頁第十一至十二行：「自由主義者底任務是幫助社會發展。既然如此，如果社會需要有所補益，他們最要緊的任務當然是了解社會。」原文：“Since the task was to assist, and where necessary to supplement, their (the social forces) operation, the first requisite was to understand them.” 殷教授譯文中的三處「社會」乃係「

社會力」的誤譯。正確的翻譯應為：主要的任務既然是要對社會力的運作加以協助，並在需補足之處加以補足，所以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瞭解這些社會力。

第十七頁第四至五行：「在這些範圍裏，無疑，政府握有決定好壞的大權。」原文：“……where there could be no doubt that the governments possessed enormous powers for good and evil.” 正確的翻譯應為：無疑的，政府在這些範圍內，擁有極大的權力，這些權力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

第十八頁第八至九行：「而且，正像年青一代人底希望逐漸集中於全然新奇的事物一樣，大家對於了解既存社會機能的興趣迅速低落……」原文：“And, as the hope of the new generation came to be centered on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interest i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xisting society rapidly declined……” 精確的翻譯應為：「而且，由於年輕一代人底希望逐漸集中於全新的事物，因此，對於現存社會機能的興趣與了解也就迅速低落……」

第十八頁第十一至十二行：「

這種改變也是現社會上思想習慣的改變。」原文：“……the uncritical transfer to the problems of society of habits of thought (engendered by…)” 正確的翻譯應為：「（這一改變的來源為）不加批判地將某些思考的習慣運用到社會問題上，（這些思考的習慣是從…裏頭產生出來的。）

第十九頁第十三至十四行：「我們底觀念改變之這種趨向，與我們底觀念在世界上發展底方向是相反的。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原文：“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is change in the trend of ideas has coincided with a reversal of the direction in which ideas have traveled in space.” 原文的意思是：觀念內容的改變，與觀念在地理上擴張方向的一百八十度轉變，是同時發生的。殷教授的譯文不精確。蓋「我們（英國）底觀念」發生改變時，「我們（固有）底觀念」在地理上早已不再擴張了。

第二十頁第十二至十三行：「所以，即使時至今日，蘇俄所討論的社會主義問題，大都還是德國社會主義者談得不要了的問題。」這個句子中的「談得不要了的問題」係「就（德國人）所探討的結果，

繼續再探討下去」的誤譯。因為原文為：“……carries on where the Germans left off.”

第二十一頁第二行：「在這過去的百餘年間，德國一再成為歐洲文明底主要份子……」在這個句子中，「一再」應改為「再度」。因為原文為“once more”。

肆、結論

今年（1980）元月七日的「新聞週刊」（Newsweek）上有一個叫作「一九七九年圖集」（Images of '79）的專題。在這個專題中的「贏家」（Winners）一欄中，海耶克教授的近照赫然出現，照片旁邊的說明這麼寫著：「海耶克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新近在世界各地獲得許多追隨者。」

這段話是筆者動手撰寫這篇譯評的最大誘因。海耶克經濟學的內涵，以及隱藏在他經濟觀點背後的深厚哲學基礎，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筆者這篇譯評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強調：海耶克教授學識淵博，治學態度尤為嚴謹。要翻譯他的作品，實應先學習海教授的這種精神。殷教授將這部思想名著譯成中文，固有開路之功，可是，未加潤色、校訂便將譯稿付印，這作法是不對的。